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韓詩外傳 第八卷

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。荊生使者曰：「越，夷狄之國也。臣請欺其使者。」荊王曰：「越王，賢人也。其使者亦賢，子其慎慎之。」使者出見廉稽曰：「冠則得以俗見，不冠不得見。」廉稽曰：「夫越，亦周室之列封也。不得處於大國，而處江海之陂，與元魚鱉為伍，文身翦發，而後處焉。今來至上國，必曰『冠得俗見；不冠不得見。』如此則上國使適越，亦將刺墨文身，翦發而後得以俗見。可乎？」荊王聞之，披衣出謝。孔子曰：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」

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樂，為人所稱譽者，為身也；惡貧賤危辱，為人所謗毀者，亦為身也。然身何貴也？莫貴於氣。人得氣則生，失氣則死。其氣非金帛珠玉也，不可求於人也；非繒布五穀也，不可翟買而得也。在吾身耳，不可不慎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」

吳人伐楚，昭王去國。國有屠羊說從行。昭王反國賞從者，及說。說辭曰：「君失國，臣所失者屠。君反國，臣亦反其屠。臣之祿既厚，又何賞之？」辭不受命。君強之。說曰：「君失國，非臣之罪，故不伏誅；君反國，非臣之功，故不受其賞。吳師入郢，臣畏寇避患。君反國，說何事焉？」君曰：「不受則見之。」說對曰：「楚國之法，商人欲見於君者，必有大獻重質，然後得見。今臣智不能存國，節不能死君，勇不能待寇。然見。」遂不受命，入於澗中。昭王謂司馬子期曰：「有人於此，居處甚高，論議甚高，為我求之。願為兄弟，請為三公。」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，見之。謂曰：「國危不救，非仁也。君命不從，非忠也。惡富貴於上，甘貧苦於下，意者過也。今君願為兄弟，請為三公，不聽君，何也？」說曰：「三公之位，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。萬鍾之祿，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。今見爵祿之利，而忘辭受之禮，非所聞也。」遂辭三公之位，而反首屠羊之肆。君子聞之曰：「甚矣哉！屠羊子之為也。約已持窮，而處人之國矣。」說曰：「何謂窮？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。」曰：「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，見昭王德衰於吳，而懷寶絕跡，以病其國。欲獨全己者也。是厚於己而薄於君，獨乎非救世者也。何如則可謂救世矣？」曰：「若申伯、仲山甫可謂救世矣。昔者周德大衰，道廢於厲。申伯、仲山甫可謂救世矣。輔相宣王，撥亂世反之正，天下略振，宗廟復興，申伯、仲山甫乃並順天下，匡救邪失，喻德教，舉遺士，海內翕然向風，故百姓勃然，詠宣王之德，《詩》曰：『周邦咸喜，戎有良翰。』又曰：『邦國若否，仲山甫明之。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』如是可謂救世矣。」

齊崔杼弑莊公。荊蒯芮使晉而反。其僕曰：「君之無道也，四鄰諸侯莫不聞也。以夫子而之死，不亦難乎？」荊蒯芮曰：「善哉！而言也。早言我能諫。諫而不用，我能去。今既不諫，又不去。吾聞之：食其食，死其事。吾既食亂君之食，又安得治君而死之？」遂驅車而入，死其事。僕曰：「人有亂君，猶必死之。我有治長，可無死乎？」乃結轡自刎於車上。君之聞之，曰：「荊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。僕夫則無為死也。猶飲食而遇毒也。《詩》曰：『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』荊先生之謂也。《易》曰：『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』僕夫之謂也。」

遜而直，上也。切，次之。諫為下。儒為死。《詩》曰：「柔亦不茹。」

宋萬與莊公戰，獲乎莊公。莊公散舍諸宮中。數月，然後歸之。反為大夫於宋。宋萬與閔公博，婦人皆在側。萬曰：「甚矣！魯侯之淑，魯侯之美也。天下諸侯宜為君者，惟魯侯耳。」閔公矜此婦人，妒其言，顧曰：「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？」宋萬怒，博閔公，絕尸。仇牧聞君弑，趨而至，遇之於門中。手劍而叱之。萬臂才殺仇牧，碎其首，齒著乎門闔。仇牧可謂不畏強御矣！《詩》曰：「惟仲山甫，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。」

可於君不可於父，孝子弗為也。可於父不可於君，君子亦弗為也。故君不可奪，親亦不可奪。《詩》曰：「愷悌君子，四方為則。」

黃帝即位，施惠承矣。一道修德，惟仁是行。宇內和平，未見鳳凰。惟思其象。夙寐晨興，乃召天老而問之，曰：「鳳象何如？」天老對曰：「夫鳳象鴻前麟後，蛇頸而魚尾，龍文而龜身，燕頰而雞喙。戴德負仁，抱中挾義。小音金，大音鼓。延頸奮翼，五彩備明。舉動八同，氣應時雨。食其質，飲有儀。往即文始，來即嘉成。惟鳳為能通天祉，應地靈。律五音，覽九德。天下有道，得鳳象之一，則鳳過之。得鳳象之二，則鳳翔之。得鳳象之三，則鳳集之。得鳳象之四，則鳳春秋下之。得鳳象之五，則鳳沒身居之。」黃帝曰：「於戲允哉！朕何敢與焉？」於是黃帝乃服黃衣，戴黃冕，致齊於宮，鳳乃蔽日而至。黃帝降於東階，西面再拜稽首曰：「皇天降祉，不敢不承命。」鳳乃止帝東園，集帝桐樹，食帝竹實，沒身不去。《詩》曰：「鳳凰于飛，其羽亦集爰止。」

魏文侯有子曰擊，次曰詵，詵少而以為嗣。封擊中山，三年莫往來。其傅趙蒼唐曰：「父忘子，子不可忘父。何不遣使乎？」擊曰：「願之。而未有所使也。」蒼唐曰：「臣請使。」擊曰：「諾！」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。曰：「君好北犬，嗜晨雁。」遂求北犬晨雁齎行。蒼唐至，曰：「北蕃中山之君，有北犬晨雁，使蒼唐再拜獻之。文侯曰：『擊知吾好北犬晨雁也。』則見使者。文侯曰：『擊無恙乎？』蒼唐唯唯而不对。三問而三不對。評論曰：『不對何也？』蒼唐曰：『臣聞諸侯不名。君既已賜幣邑，使得小國侯。君問以名，不敢對也。』文侯曰：『中山之君無恙乎？』蒼唐曰：『今者臣之來，拜遂於郊。』文侯曰：『中山之君，長短若何矣？』蒼唐曰：『問諸侯比諸侯，諸侯之朝，則側者皆人臣，無所比之。然則所賜衣裳，幾能勝之矣。』文侯曰：『中山之君亦何好乎？』對曰：『好《詩》。』文侯曰：『於《詩》何好？』曰：『好《黍離》與《晨風》。』文侯曰：『《黍離》何哉？』對曰：『彼黍離離，彼稷之苗。行邁靡靡，中心搖搖。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』對曰：『怨乎？』曰：『非乎？』曰：『非敢怨也，時思也。』文侯曰：『《晨風》謂何？』對曰：『鬱彼晨風，鬱彼北林，未見君子，憂心欽欽。如何如何，忘我實多！此忘我者。』於是文侯大悅，曰：「欲知其子視其母，欲知其君視其所使。中山君不賢，惡能得賢？」遂廢太子詵，召中山君以為嗣。中山君稱《詩》曰：「鳳凰于飛，其羽亦集爰止，謫謫王多吉士。惟君子使，媚於天子。」君子曰：「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，亦將喻誠信，通氣志，明好惡，然後可使也。」

子賤治單父，其民附。孔子曰：「告丘之所以治之者。」對曰：「不齊時發倉廩，振困窮，補不足。」孔子曰：「是小人附耳。未也。」對曰：「賞有能，招賢才，退不肖。」孔子曰：「是士附耳。未也。」對曰：「所父事者三人，所兄事者五人，所友者二人，所師者一人。」孔子曰：「所父事者三人，所兄事者五人，足以教弟矣。所友者二人，足以祛壅蔽矣。所師者一人，足以慮無失策，舉無敗功矣。惜乎！不齊為之大，功乃與堯舜參矣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子賤其似之矣。

度地圖居以立國，崇恩博利以懷眾，明正好惡以立法度，率民稼力，學校庠序以立教，事老養孤以化民，升賢賞功以勸善，懲奸絕失以醜惡，講御習射以防患，禁奸止邪以除害，接賢連友以廣智，宗親族附以益強。《詩》曰：「愷悌君子。」

《賈子新書·退讓篇》云：「翟王使使至楚，楚王欲誇之，故饗客於章華之台上。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。楚王曰：『翟國亦有此台乎？』使者曰：『否！翟國惡見此台也。翟王之自為室也，堂高三尺，壞陸三，茆茨弗翦，彩椽弗刮。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，居之者大佚。翟國惡見此台也。』楚王愧。」《慎子》《外篇》云：「翟王使使至於楚，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台，高廣美麗無匹也。」楚王曰：『翟國亦有此台乎？』對曰：『翟王茅茨不翦，彩椽不刻，猶以為作之者勞，居之者佚。』楚王大作。」

傳曰：予小子，使爾繼邵公之後。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。孔子為魯司寇，命之曰：「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，命爾為司寇。」孔子曰：「弗甫敦及厥辟，將不堪。」公曰：「不妄。」《傳》曰：「諸侯之有德，天子錫之。一錫車馬。再錫衣服。三錫虎賁。四錫樂器。五錫納陸。六錫朱戶。七錫弓矢。八錫鉞。九錫鬯。《詩》曰：『釐爾圭瓚，鬯一卣。』」

齊景公謂子貢曰：「先生何師？」對曰：「魯仲尼。」曰：「仲尼賢乎？」曰：「聖人地，豈直賢哉！」景公嘻然而笑曰：

「其聖何如？」子貢曰：「不知也。」景公勃然作色曰：「始言聖人，今言不知，何也？」子貢曰：「臣終身戴天，不知天之高也。終身踐地，不知地之厚也。若臣之事仲尼，譬猶湯挹壺杓就江海而飲之，腹滿而去，又安知江海之深乎？」景公曰：「先生之譽，得無太甚乎？」子貢曰：「臣賜何敢甚言，尚慮不及耳。臣譽仲尼，譬猶兩手把泰山，無損亦明矣。景公曰：「善，豈其然！善，豈其然！」《詩》曰：「綿綿翼翼，不測不克。」

一谷不升謂之飢，二谷不升謂之饑，三谷不升謂之饑，四谷不升謂之荒，五穀不升謂之大侵。大侵之禮，君食不兼味，台榭不飾，道路不除，百官補而不制，鬼神禱而不祠。此大侵之禮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我居御卒荒。」此之謂也。

古者天子為諸侯受封，謂之采地。百里諸侯以三〇里；七〇里諸侯以二〇里；五〇里諸侯以〇里。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紂，使子孫賢者守其地，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。此之謂興滅國，繼絕世也。《書》曰：「茲予享於先王，爾祖其從享之。」

梁山崩，晉群召大夫伯宗，道逢輦者，以其輦服其道。伯宗使其右下，欲鞭之。輦者曰：「君趨道豈不遠矣？不知事而行，可乎？」伯宗喜，問其居。曰：「絳人也。」伯宗曰：「子亦有聞乎？」曰：「梁山崩壅河，顧三日不流。是以召子。」伯宗曰：「如之何？」曰：「天有山，天崩之。天有河，天壅之。伯宗將如之何？」伯宗私問之。曰：「群其率群臣素服而哭之，既而祠焉，河斯流矣。」伯宗問其姓名，弗告。伯宗到，君問，伯宗以其言對。於是群素服率群臣而哭之。既而祠焉，河斯流矣。群問伯宗：「何以知之？」伯宗不言受輦者，詐以自知。孔子聞之，曰：「伯宗其無後，攘人之善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天降喪亂，滅我立王。」又曰：「畏天之威，於時保之。」

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，景公錫之宴。晏子在前，范昭趨曰：「願君之■樽以為壽。」景公顧左右曰：「酌寡人樽獻之客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徹去樽。」范昭不悅，起舞，顧太師曰：「子為我奏成周之樂，願舞。」太師對曰：「盲臣不習。」范昭起出門。景公謂晏子曰：「夫晉，天下之大國也。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，今子怒大國之使者，將奈何？」晏子曰：「范昭之為人也，非陋而不知禮也。是欲試吾群，嬰故不從。」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，曰：「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，何故不調？」對如晏子。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：「齊未可並也。吾試其君，晏子知之。吾犯其樂，太師知之。」孔子聞之，曰：「善乎！晏子不出俎豆之間，折衝千里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實右序有周，薄言震之。莫不震疊。」

三公者何？曰：司空、司馬、司徒也。司馬主天，司空主土，司徒主人。故陰陽不和，四時不節，星辰失度，災變非常，則責之司馬。山陵崩竭，川谷不流，五穀不植，草木不茂，則責之司空。君臣不止，人道不和，國多盜賊，下怨其上，則責之司徒。故三公典其職，憂其分，舉其辯，明其隱：此三公之任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」又曰：「明照有周，式序在位。」言各稱職也。

夫賢君之治也，溫良而和；寬容而愛；刑清而省；喜賞而惡罰；移風崇教；生而不殺；布惠施恩；仁不偏與；不奪民力；役不逾時；百姓得耕；家有收聚；民無凍餒；食無腐敗；工不造無用；雕文不滌於肆；斧斤以時入山林；國無佚士，皆用於世；黎庶歡樂，衍盈方外。遠人歸義，重譯執贄。故得風雨不烈。《小雅》曰：「有■淒淒，興雲祈祈。」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，明矣。

昨日何生？今日何成？必念歸厚，必念治生。日慎一日，完如金城。《詩》曰：「我日斯邁，而月斯徵，夙興夜寐，無忝爾所生。」

官怠於有成，病加於小愈，禍生於懈惰，孝衰於妻子。察此四者，慎終如始。《易》曰：「小狐汔濟，濡其尾。」《詩》曰：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

孔子燕居，子貢攝齊而前曰：「弟子事夫子有年矣。才竭而智罷，振於學問，不能復進。請一休焉。」孔子曰：「賜也，欲焉休乎？」曰：「賜欲休於事君。」孔子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』為之若此其不易也，若之何其休也？」曰：「賜欲休於事父。」孔子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』為之若此其不易也，如之何其休也？」曰：「賜欲休於事兄弟。」孔子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。』為之若此其不易也，如之何其休也？」曰：「欲休於耕田。」孔子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晝爾於茅，宵爾索紵■。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穀。』為之若此其不易也，若之何其休也？」子貢曰：「君子亦有休乎？」孔子曰：「闔棺兮乃止播耳。不知其時之易遷兮，此之謂君子所休也。故學而不已，闔棺乃止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日就月將。」言學者也。

魯哀公問冉有曰：「凡人之質而已，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？冉有對曰：「臣聞之，雖有良玉，不刻鏤則不成器；雖有美質，不學則不成君子。」曰：「何以知其然也？」「夫子路，卞之野人也，子貢，衛之賈人也。皆學問於孔子，遂為天下顯士。諸侯聞之，莫不尊敬；卿大夫聞之，莫不親愛；學之故也。昔吳、楚、燕、代，謀為一舉而欲伐秦。桃賈，監門之子也。為秦往使之，遂絕其謀，止其兵。及其反國，秦王大悅，立為一卿。夫百里奚，齊霸西戎。太公望少為人婿，老而見去，屠牛朝歌，質於棘津，釣於■溪。文王舉而用之，封於齊。管仲親射桓公，遂除報仇之心，立以為相，存亡繼絕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。此四子者，皆嘗卑賤窮辱矣，然其名聲馳於後世，豈非學問之所致乎？由此觀之，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。《詩》曰：「日就月將。」於是哀公噴然而笑曰：「寡人雖不敏，請奉先生之教矣。」

曾子有過，曾皙仗杖擊之仆地。有間乃蘇。起曰：「先生得無病乎？」魯人賢曾子，以告夫子。夫子告門人：「參來！汝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？小■則待答，大杖則逃。索而使之，未嘗不在側；索而殺之，未嘗可得。今汝委身以待暴怒，拱立不去。非王者之民，其罪何如？」《詩》曰：「優哉柔哉，亦是戾矣。」又曰：「載色載笑，匪怒伊教。」

齊景公使人為弓，三年乃成。景公得弓而射，不穿一札。景公怒，將殺弓人。弓人之妻往見景公，曰：「蔡人之子，弓人之妻也。此弓者，泰山之南，烏號之柘，■牛之角，荊麋之筋，河魚之膠也。四物者，天下之練材也。不宜穿札之少如此。且妾聞奚公之車，不能獨走；莫邪雖利，不能獨斷，必有以動之。夫射之道，在手若附枝，掌若握卵，四指如斷短杖，右手發之，左手不知。如此蓋射之道。」景公以為儀而射之，穿七札。蔡人之夫立出矣。《詩》曰：「好是正直。」

齊有得罪於景公者，景公大怒，縛置之殿下，召左右枝解之。敢諫者誅。晏子左手持頭，右手磨刀，仰而順曰：「古者明王聖主，其枝解人，不審從何枝始也？」景公離席曰：「縱之。罪在寡人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好是正直。」

傳曰：居處齊則色姝，食飲齊則氣珍，言語齊則信聽，思齊則成，志齊則盈。五者齊斯神居之。《詩》曰：「既和且平，依我磬聲。」

魏文侯問狐卷子曰：「父賢足恃乎？」對曰：「不足。」「子賢足恃乎？」對曰：「不足。」「兄賢足恃乎？」曰：「不足。」「弟賢足恃乎？」對曰：「不足。」「臣賢足恃乎？」對曰：「不足。」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：「寡人順此五者於子，一一以為不足者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父賢不過堯，而丹朱放；子賢不過舜，而瞽瞍頑；兄賢不過舜，而象傲；弟賢不過周公，而管叔誅；臣賢不過湯武，而桀紂伐。望人者不至，恃人者不久。君欲治，從身始。人何可恃乎？」《詩》曰：「自求伊祐。」

湯作護，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，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，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，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，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。《詩》曰：「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」

孔子曰：《易》先《同人》後《大有》，承之以謙。不亦可乎？故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。謙者，抑事而損者也。持盈之道，挹而損之。此謙德之於行也。順之者吉，逆之者凶。五帝既沒，三王既衰，能行謙德者，其惟周公乎？文王之子，武王這弟，成王之叔父，假天子之尊位，七年，所執贄而師見者■人，所還質而友見者■三人，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■四九人，時進善言者百人。宮朝者千人，諫臣五，輔臣五人，拂臣六人，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。孔子曰：「猶以周公為賞，則以同族為眾，而異族為寡也。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，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，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，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，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，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。此六者，皆謙德也。《易》

曰：「謙，亨，君子有終吉。」能以此終吉者，君子之道也。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而德不謙，以亡其身者，桀紂是也。而況眾庶乎？夫《易》有一道焉，大足以治天下，中足以安家國，近足以守其身者，其惟謙德乎？《詩》曰：「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」

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，喟然有志焉。以問於御者曰：「此何馬也？」曰：「故公家畜也。罷而不為用，故出放也。」田子方曰：「少盡其力，而老去其身，仁者不為也。」束帛而贖之。窮士聞之，知所歸心矣。《詩》曰：「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」

齊莊公出獵，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，問其御曰：「此何蟲也？」御曰：「此是螳螂也，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；不量力而輕就敵。」莊公曰：「以為人，必為天下勇士矣。」於是回車避之，而勇士歸之。《詩》曰：「湯降不遲。」

魏文侯問李克曰：「人有惡乎？」李克曰：「有。夫貴者即賤者惡之；富者即貧者惡之；智者即愚者惡之。」文侯曰：「善。行此三者，使人勿惡，亦可乎？」李克曰：「可。臣聞貴而下賤，則眾弗惡也；富能分貧，則窮士弗惡也；智而教愚，則童蒙者弗惡也。」文侯曰：「善哉言乎！堯舜其猶病諸。寡人雖不敏，請守斯語矣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不遑啟處。」

有鳥於此，架巢於葭葦之顛。天喟然而風，則葭折而巢壞。何？其所托者弱也。稷蜂不攻，而社鼠不薰，非以稷蜂社鼠之神，其所托者善也。故聖人求賢者以輔。夫吞舟之魚大矣，蕩而失水，則為螻蟻所制，失其輔也。故曰：「不明爾德，時無背無側。爾德不明，以無陪無卿。」